

2011-11-23 第 07 版：副刊 文化广场

## 大陂头江坝探踪

作者：范翔宇 来源：北海日报

客家人是一个以农为本的民系。因此，自古以来都注重农业耕作的治理，特别是在水利设施方面。为了解决用水问题，每一个村场都会根据各自的地理状况，修建各种各样的陂坝水转（客家人对小型排灌渠的俗称）来蓄水引流。不少有条件的自然村落，还会集中力量修建山塘。这些自古以来修建的大大小小的水利设施，成为客家山村的一道景观，留存到今天。如闸口的大陂头坝就是其中之一。

在北海客家地区众多的古代水利工程中，闸口的大陂头江坝最为出色。民国版《合浦县志》为之作记称：大陂头坝所在“大陂头江在府东百里，距闸口圩五里，乾隆二十一年刘尚行、欧维基倡砌石陂，从山径凿石为圳。

嘉庆九年圯，十年邑监生冯抡模倡捐修复，可灌田三百余亩”。跨江而过的大陂头江坝不但在水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灌溉作用，也成了重要的交通要道。因此大陂头江坝自乾隆二十一年（1876 年）建成至今，经历 250 多年风雨海潮的冲刷，依然基本完整，发挥着应有的作用。

为什么在二百多年前，朝廷要在偏僻的山区，不惜工本地修筑这条大陂头江坝呢？这得从闸口的得名及其当时地理区域地位说起。据明代《廉州府志》地理志”中记“新寮闸江，东六十里，源出母鸡山，流入大廉港，涨潮车马难渡，成化年佥事林锦建木桥以渡。南岸砌闸设关，分营兵以司启闭，此郡之咽喉也”。

“山川脉络”编又记：六十里新寮闸江，发源母鸡山，循大廉港入海，涨潮非舟楫不可济，成化年佥事林锦为建木桥，南岸砌闸设关，分营兵以司启闭，亦郡东咽喉也。”成化是明宪宗皇帝朱见深的帝号。朱见深执政的成化年间是在 1465 年——1487 年。佥事林锦是在成化六年即 1471 年“建木桥以渡。南岸砌闸设

关，分营兵以司启闭”。金事林锦在新寮闸江南岸砌闸之后，又设置了关卡营垒，派出兵士把守，负责新寮闸江的关闸关卡的管理。这个时间点在新寮营见名的万历十七年（1589年）早了118年。闸口是指闸门处的水流通道，在这里，是先有“南岸砌闸设关，分营兵以司启闭口”，后有“砍山立营，每营拨兵九名防守道路”的闸口营。由此可见，闸口是因此而得名的。其设置用途都是相同的，那就是作为军事防务、治安管理的关隘营垒机构。

《廉州府志》关隘”篇中又记：新寮闸，在府东五十里，成化六年金事林锦建，今废（崇祯十年）。”闸口因新寮闸这个关隘营垒而得名，并因此设置了以闸口为名的营垒。

从以上的史志记载中可知，起码在明代，闸口就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军事布防之地。而闸口又是大廉港码头和榕根港码头的所在地，自宋以来就是朝廷主要的盐产地之一。盐务方面，明清之间朝廷在闸口就设有福禄厂和新村厂。福禄厂有盐灶五十一座，下辖的储备盐仓有福禄堡六间，下墩堡一间，上墩堡六间，茅山堡二间，红石塘四间，石角堡三间，乌牛角一间，收盐二千零一十六包（每包五十斤）。新村厂有盐灶五十一座，下辖的储备盐仓有新村堡六间，灰井堡六间，仙人桥二间，平峒堡六间，收盐一千八百包。

闸口占有海陆两路的交通便利优势，从海路：郡东水路自榕根大廉港一日至永安，一日至凌禄日半到雷州。”由榕树根港溯江而上，帆船可达白沙塘之河头水涨时则直达博白。”（明《廉州府志》）从陆路则扼雷廉咽喉，又得大廉驿路北接郁（林）梧（州）。不但在商贸活动中的襟联作用明显，在军事方面更是得山海屏障之利，攻守有据。因此朝廷在闸口设置了多样化的军事设施和交通设施。

为了向石康长沙埠盐仓运送海盐，官府利用唐代的大廉驿路为基础，凿山辟路，还铺上石板。如今闸口的观音山里还存留有为运盐而用石板铺设的阶梯路；而在老一辈闸口人的记忆中，老圩村口边的官屋（驿站旧址）犹有迹可寻。

陆路运输则是经大廉港（今称山港）乘潮而上达闸口新寮江至古码头（址在今闸口老圩村），然后用人工挑担，经大廉驿路走陆路运至石康长沙埠盐仓存贮，再分配供应到静江府及融、宜、邕、宾、横、柳、象、贵、郁林、昭、贺、梧、藤、浔、容各州。

此外，公馆的白石铺、平鸭铺、白沙浦、山口的海川铺及后来的对达、沙田所产贮海盐，也是通过大廉港到闸口，再走大廉驿路送至石康长沙埠仓。

在这条以闸口作为中转站的古代重要盐运通道中，闸口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。

据史料载，闸口江源出六湖之红岭西南，流经沙坝田、大陂头诸水，南流经闸口圩旁折而东南流，由梁屋港入海，可达白沙塘之河头水涨时则直达博白。大陂头江是闸口江入海口江段，不论是从军事需要来看，还是从盐运需要而言，都是首当其冲，朝廷因此在这里修筑了大陂头江坝，既可沟通江两岸的交通运输，又可灌溉农田，一举两得。闸口大陂江头坝与闸口古港口、闸口古渡相邻，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历史景观组合，具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。